

新书快评

播撒“中国种子”

《中国种子：我在哈萨克斯坦种小麦》（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以纪实文学的形式讲述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员张正茂及同行专家跨越天山，深入中亚，与哈萨克斯坦开展农业合作，在异国他乡播撒“中国种子”，并带去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理念的感人故事。在两国科学家的紧密合作下，这颗“种子”逐渐生根、发芽、成长，最终丰收，“一带一路”沿线两国人民的关系也因为这颗“中国种子”而变得更加紧密。



资深记者靳民将视线聚焦于张正茂及同行专家身上，以深入细致的采访和珍贵的图像、日记、信件等资料，从细微处呈现了一个又一个坚毅、果敢、可爱的中国农学家形象，同时也描绘了中亚国家独有的风土人情和中哈两国人民之间的真挚情谊。

讲述芯片的发展史与竞争史

芯片是现代世界赖以生存的稀缺资源，就像石油一样。如今，军事、经济等力量都建立在芯片的基础上。从制导导弹到微波炉，从智能手机到股票市场，一切都离不开芯片。谁在芯片设计和制造领域保持领先地位，谁就能在科技和经济等领域产生巨大的优势。



经济历史学家克里斯·米勒在《芯片战争：世界最关键技术的争夺战》（浙江人民出版社）中较为完整地描述了各国为控制芯片技术而进行的长达数十年的斗争历程，解释了半导体在现代生活中发挥的关键作用等。作品语言生动简练，令读者能轻松读懂芯片史。

成长之路步履不停

从河南小郭庄的淘气少年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授，再到致力于培养科技人才的教育工作者，施一公在自我成长之路上从未停下脚步。



2008年，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施一公放弃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职，全职回母校清华大学发展生命科学，在海外外引起极大关注。2018年，他辞去清华大学副校长职务，全力创办西湖大学。

他在56年的人生历程中，总是作出大多数人难以理解的抉择。是什么促使他一次次突破自我？如何发挥理想的力量？实现人生理想的路径又是什么？相信读者可以在《自我突围》（中信出版集团）中找到答案。

这是一本关于成长、求学、教育、家庭、友谊、理想之书，既写给自己，也写给教育科研工作者，更是写给青年学子，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步履不停，共同前行。

勾勒唐代诗人的人生画卷

复旦大学资深教授陈尚君的《我认识的唐朝诗人》（中华书局），文共30篇，前25篇是写一个诗人或者著名诗人的一段人生，后5篇是写几位诗人的，比如诗人家族、宰相诗人、诗人夫妻等。全书涉及诗人50余人，作者立体而全面地勾勒出唐代诗人真实的人生画卷，介绍诗人不同的生命历程和诗歌成就，同时就诗人走过的悲欢人生解说他们的作品。



关于儿童文学的回顾与思考

《儿童文学的光芒与远方：徐鲁儿童文学论集》（接力出版社）是“新视野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书系中的一本。作者徐鲁身为创作者，富有多年的创作经验，又是知名书评人，具有丰厚的文学鉴赏修养，善于从创作心理、比较文学、美学风格等角度，去发现和擦亮作品中的奇光异彩。



本书选编了作者近几年发表的各类文论50余篇，按所论述的不同文体形式分为6辑。基于贴近现实生活、讲好中国故事、为时代画像和立传的背景，本书从创作研究的角度，采用文本细读的方式，着重对近年来涌现的一些具有标志性的长篇小说、散文、儿童文学、童书进行了深入的解读，从不难看出中国当代儿童小说在走向开阔、厚实与崇高，追求艺术个性化、多元化的道路上付出的艰辛和取得的实绩。除原创小说外，作者对几位前辈作家的著述，对近年来儿童诗、散文、童话、动物小说、图画书等方面的创作成就以及个人的创作实践等皆有评述。

这边风景何以亮丽

□潘凯雄

《莫道君行早》阅读之前，说实话我多少是为欧阳黔森捏了一把汗。

庆幸的是，这样一种担心直至读到《莫道君行早》的终局才算放心下来。作品整体呈现的是武陵山腹地乡村脱贫攻坚的艰难历程，集中表现了三个村庄由深度贫困到乡村振兴的蝶变，彰显了“新时代山乡巨变”的贵州样板。这三个村庄在脱贫攻坚过程中所涉及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乡村旅游、电商物流、企业帮村庄等手段与方法在欧阳黔森那“脱贫攻坚三部曲”中也确有涉及，虽似有某些似曾相识之感，但两者在叙述、结构特别是塑造人物形象等方面则有明显差异，无疑是经过了典型化等虚构文学手段的艺术处理。具体来说，在场景的选择、人物的设置、冲突的安排、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的表现等方面皆有不凡的表现。其中尤以如下两个方面较为突出。

首先，《莫道君行早》的主场景设定在一个名为紫云的山区小镇。这虽不是中国乡村建制中最基层的组织，但在长篇小说中则也差不多是十之必要、十分底层的一个叙事空间了，领军人物也未必是主要人物则是这个镇的党委书记龙险峰。我们固然可以将这个紫云镇和龙险峰视为作品中的一号主场景和一号角色，但整部作品支撑起这个“一”的却是一连串

的“三”：三个各具特色的村庄——丘陵地势的千年村，以种水稻为主，温饱虽无大忧，但奔小康有难度；山势险峻多旱地的花开村，是出了名的贫困村；喀斯特地貌的红岩村，不宜人居，不适合农作物生长，极度贫困。三个第一书记——千年村的肖百合、花开村的陈国栋和红岩村的张学勤，虽皆由所在县委、县政府下派而来，但各自性格禀赋、办事能力和行为方式各不相同。三个土生土长的村主任或村支书——千年村的麻青松、花开村的石松涛和红岩村的潘宏梁，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能耐。三种不同业态的脱贫主要措施——千年村的“农业观光产业园”、花开村的乡村民俗与旅游、红岩村的汞砂工艺品开发……从镇到村这样一种“一三式”整体结构样式既保证了执行脱贫攻坚总体战略的唯一与统一，也呈现出在执行与实施这一国家重大战略的过程中行为的丰富性与人的多样性，从而展现出在成功实施这样一项国家重大战略的过程中，举国上下既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又因地制宜、一地一策，因村而异、因人而异、八仙过海的万里江山图。整部作品的丰富与丰富由此得到有效保证。

其次，在人物塑造上充分展现人物形象的多样性与复杂性，避免简单划一的处理。即便是三个第一书记，

个性与表现却各不相同……当然，相对于这些下派干部，《莫道君行早》中对农民形象的塑造更为精彩，无论是基层干部还是普通农民莫不如是。千年村的麻青松、罗云贵、黄光辉和吴艾草这几位从主任到村主任都是十分典型的代表，在各自的“精明”“能干”中又程度不同地夹杂着种种“狡黠”；又如丁香与桃花，虽同为女性，但前者外表冷漠内在温暖，后者则看似凶悍实则胆怯。正是因为这些人物的存在，《莫道君行早》才得以接地气、有烟火；而所谓脱贫攻坚要改变的其实也不仅仅只是中国农村与农民生活的贫困，还在于改造与提升广大农民素质，后者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更为重要也更加任重道远。

围绕脱贫攻坚这个国家战略，欧阳黔森在非虚构与虚构两个领域能取得如此成就，其基本经验无非两条：一是对生活既十分熟悉又有理性认识。贵州1258866座山峰，他走了差不多近一半，与百姓交心，作家的所谓深入生活不仅要“下得去”，更要“沉下来”。二是充分尊重艺术规律，作为文学创作，即便是宏大的主题、先进的理念，如果没有坚实的文本支撑，也都只能是昙花一现的应景时文，我们文学创作的历史其实已经一再地证明了这一点。

勾勒早期中国社会图景

□管彤

料和研究，向世人揭示了3000多年前那个伟大王朝的一角，为读者展示了一幅翔实的最早中国的社会图景。

在《寻夏记》的开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杜金鹏首先为我们论述了探索夏朝文化的理由。中国的考古学背负着一项特殊的使命——它需要去回答中华民族、华夏文明从何而来又如何发展的问题。不论哪朝哪代，中国人始终都在追求统一——那么，对夏朝文明的探索也就成了必须去完成的一项任务，因为它承载了最早中国的历史记忆。

《寻夏记》梳理了百年学案，让我们看到了数代考古学人的艰辛探索和孜孜以求，也让我们了解到，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使二里头文化全为或主体为夏文化、二里头遗址为夏都的认识，渐成共识。

除了陈述探索夏朝的重要意义，《寻夏记》还为我们完整呈现了夏朝的时代风貌。

以二里头遗址的宫城为例，它大致位于二里头遗址的中央，扼守了整个二里头遗址的核心位置。按照杜金鹏研究员的观点，“这是中国古代王

都‘择中立宫’的最早实例，十分真实地体现了当时尚中、贵中的思想”。除此之外，二里头遗址还呈现出明显的“东西对称”——它有一条明确的中轴线，宫城、手工业作坊区、祭祀区南北排列，组成了都城的中轴线。这种城市规划思维，一直延续到了明清时期，二里头遗址也成了目前已知中国最大的按中轴线规划的大型宫室建筑群。

值得一提的是，在二里头遗址墓葬中，人们发现中国古代的“龙崇拜”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在二里头遗址之前，辽宁阜新的查海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中就发现了用红褐色玄武岩石块堆砌的龙形堆石，在濮阳西水坡遗址的墓葬也发现了用蚌壳堆砌的龙，在湖北黄冈焦墩遗址则发现了用卵石摆塑的龙图形。到了二里头遗址中，“龙崇拜”进一步强化了，开始出现了立体雕塑的龙和平面刻画的龙，还发现了用绿松石片组合成的龙。

而“世俗生活面面观”一节中，《寻夏记》为我们展示了夏朝世俗生活的诸多侧面。二里头遗址中的发现表明，二里头时期，“五谷”已经全

部出现，农牧业发展痕迹很明显，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粟、黍、水稻、大豆、小麦。除此之外，还发现了榛子、板栗、菱角等果实类食物以及猪、牛、羊等家畜。

除了农牧业，各种类型的手工业在二里头遗址中也有体现，这些手工业门类包括：青铜冶铸、玉器制造、漆器制造、陶器制造、骨器制造、石器制造、竹木器制造、纺织业。相应地，也发现了各种容器、武器、工具甚至出现了乐器、礼器等文化性器物。二里头遗址中的手工业部门不仅门类繁多，规模也颇为壮观。其中，仅仅是铸铜作坊就达到了1.5万—2万平方米，其中还可以分辨出不同的车间。凡此种种对二里头遗址细节的描述，书中还有很多，这里就不再赘言。

总而言之，作为一本面向全社会的大众读物，《寻夏记》并不像一些考古学专著那样晦涩难懂，而是采用了一种朴实的语调为读者展开了二里头遗址昔日的光彩和辉煌，是一本了解二里头遗址、了解夏朝社会文化的优秀读物。该书对最早中国及中华文明根脉问题的解读，将架起一座学界与大众之间沟通的桥梁。

心须涵养 艺要精研

□王贺

白居易的《花非花》：“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亦于朦胧隐约中释放出无穷的审美能量，形成一个若有若无、似虚似实的张力场，使人欣赏时自由出入，并带上个人的每一次体验感受来对意境进行再度创造。

——摘自《诗者天地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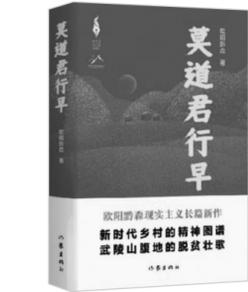
体诗的格律与用韵有规律可循，概括出的口诀简明扼要地解决了诗词创作时格律用韵的绝大部分问题。而词的用韵与倚声填词的技巧，陶然的《词体与词格》、刘勇刚的《词的艺术境界与创作技巧》也从定旨、择调、布局、定律4个方面将词的创作讲得清楚明白，读者能很快理解和运用。

格律法度只是诗词入门的基础，让诗词成为艺术品最关键的则是其审美特质得以发生的机制，包括“意象”“境界”“词心”“意趣”等范畴的构建。本书的学者们立足科学，为读者传递诗词“艺术”之美的发生。李浩的《唐诗境界美的奥秘》，通过对唐诗的采样分析，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唐诗采取“在空白中超越”“在简化中超越”“在模糊中超越”“在‘现量情景’中显示”“在欣赏中超越”等途径，构建唐诗的境界美，传达唐人的生命体验。陶然的《词心与词脉》，将况周颐“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的“词心”拈出，用具体的词作

为读者讲解何谓“词心”，如何培养“词心”，如何体察“词心”，如何以“词脉”言说“词说”。

查洪德的《古代诗歌之格法与妙趣》，从读者熟悉的“起承转合”的篇章中跳脱出来，向我们介绍“二字贯穿”“钩锁连环”等篇章格法，以杜甫《江村》、聂绀弩《御草》等为例解说了如此篇法所能达到的艺术效果。易闻晓的《诗法的讲求》，则一反当代诗词讲座中最常提及的“创新”，点出“成辞”的传承，对“成辞”或直接取用，或脱化用之，皆可牵出其独具的文化内涵以及古典韵味。彭国忠《词艺发微：下字运意与开阖变化》着重谈及了词体的炼字与章法，尤其是章法的开阖，他介绍了“借物象变化开阖”“时空转换”“围绕一点多角度展开”“随着情感的变化而开阖”等代表性篇章结构方式，并用具体作品解说了如此结构的妙处。

卢盛江的《唐诗与唐诗艺术》并非为我们讲解了行旅、漫游所带来的诗歌题材的拓展，以及为表现羁旅



欧阳黔森堪称文坛劳模，打出道以来他的创作已累计800万字左右；不仅如此，这个劳模还是个多面手，其创作领域横跨虚构、非虚构和影视三栖。仅就脱贫攻坚这一题材而言，欧阳黔森曾在2018年度的《人民文学》有连中“三元”之荣，其分别是《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报得三春晖》和《看万山红遍》。由此“脱贫攻坚三部曲”不难见欧阳黔森在这一领域已经做了许多诸如深入生活之类的基础性功课，对这方面从过去到现在的实际状况也有了相当的了解与积累。

然而，“脱贫攻坚三部曲”终究还是非虚构写作，而《莫道君行早》（作家出版社）表现的虽同样是脱贫攻坚这一重大现实题材，但选择的文体则是以虚构为本质特征的长篇小说。非虚构与虚构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在艺术表现如何发力上则相距甚远，有时甚至截然相悖。前者强调的是生活真实，后者追求的则在于艺术真实。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基本现实，在进入对



想探寻夏朝真正崛起的线索，需要从二里头文化说起。最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长江流域以及更南方的地区相继发现了越来越多与二里头文化相关的文化遗存。这表明，至少从二里头文化开始，中国大地上的诸多邦国终于出现了“统一”的迹象，这也意味着上古时期的中国社会渐渐地从那个群雄并起的“邦国时代”走出，步入了“王朝时代”，散落在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先民们，最终站在了同一个图腾之下。

最近出版的新书《寻夏记——二里头考古揭秘最早中国》（大象出版社）就记录了二里头遗址考古发现的诸多细节与故事，不仅复盘了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历程，还颇为详细地介绍了二里头遗址所展现出的先民们的生活、工商业以及对外交流。依托扎实的资



近日得观《诗者天地心：当代诗词名家讲诗词》（人民文学出版社），该书收录了15篇有关诗艺的讲稿，对古典诗词的格律法度、妙理词心等重要话题给予精要而地道的分析，既有学术的传承，又有艺术的发微，兼有普及性和可读性。作者和编者学力之深、用心之苦于此可见一斑。展卷而读，一发便不可收拾，一口气读完，不仅为15篇文字对诗艺的讲说所吸引，更觉有不得已而言者。

关于诗是什么，古人的理解差别较大。扬雄将诗赋视为小道，所谓“诗赋小道，壮夫不为”；曹丕则将其定义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到了当代，人们更多地把诗看作一种具有审美规范的语言艺术，以客观科学的态度去研究这门艺术。那么如何运用诗的语言去创作，如何通过诗的语言去阅读、接受，这就是这本书探讨的核心话题。

无论诗体还是词体，依照体式与格律去写作都并非难事。就像李贵《诗词的体式、用韵和作法》所说的，近